



09972 ✓

芻蕘集卷一

明周是修著

英將論

涇縣潘錫恩校

臣聞自古明王聖主之有天下也莫不奮武以創業崇文以守成
三代而上德化易行故天下既定則偃武修文由漢以來邊鄙多
事則又以文武並用爲長久之術此爲國家者內而良相外而英
將之不可一日而偏無也然則嘗觀夫將之英者必皆大志長材
之士上應列星之精下爲嶽降之神生而氣質雄傑情性英烈當
其佐聖主以廓清也則能挺拔戎行出爲時用以遇主知至於剖
符以授鉞膺闕外之任東征西討連百萬之衆主之以仁行之以
義所過秋毫無犯及當攻城略地臨陣對敵奮如鷹揚迅若霆擊
或分兵以伺其不測或合勢以衝其堅壁矢石交下不動容色致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一

能戰勝攻取所向無前而成開國之大勳也當其六合塵清四海
波息飛龍御天維皇之極則能列土分茅以守四裔而衛中國爲
屏爲翰而君臣同體也爲藩爲垣而上下同德也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鎮國家如磐石之固由是而勒金石播聲詩名留竹帛照耀
千載與漢之平勃晉之陶謝唐之郭李宋之曹石並稱堂堂乎功
加於時炳炳乎業垂於後使百世之下忠志之士聞者莫不感發
思效其爲人此英將之略也然亦在其主之能用與不能用耳假
令偏師一旅待罪行間親倖監軍動多掣肘則雖有陳周陶謝之
能郭李曹石之略吾未見能相與以有成也

故廣東都指揮使驃騎將軍狄公碑銘

故廣東都指揮使驃騎將軍狄氏名崇字某鳳陽某里人也相
傳爲宋中書令青之後公生而穎悟甫成童魁岸不凡驍勇多智

略里父老奇之咸曰是兒必興狄門比長疏通練達好讀書氣質
雄傑有折衝禦侮材嘗云士之處世文不足以經綸邦國著名當
代武不足以戡定禍亂立勳天朝生無益於時歿無聞於後烏足
以稱大丈夫哉元祚寢衰四方騷動時清軍僉院張鑑召募英雄
公挺身戎行鑑喜輒推爲渠帥公於斯時知元綱解紐而羣雄蜂
起將擇真主以歸我皇龍興豪傑響應誅暴救亂民俟來蘇公曰
此真我主也丙申春於揚州渡江因丞相徐公入見言論慷慨有
國士風上器之命從徐征戴花進與張士誠遇戰攻尅富莊丁酉
春三月隨徐攻常州取之夏四月攻取宣州六月取江陰甘露秋
八月攻馬馱沙十一月由瓜州還變戊戌夏六月進拔通州黃橋
冬十一月收宜興己亥春三月征樅陽安慶以決戰功爲右部都
先鋒秋八月進尅無爲冬十月起池州清溪河口破雙刀趙海舟

乾坤王氣集

卷二百九

二

十二月隨征杭州庚子夏五月於龍江敗陳友諒兵隨取太平以
功爲帳前都先鋒是年八月進取銅陵大通攻拔程輝山寨辛丑
秋八月隨徐相復安慶江州九月進征湖廣冬十月下駐江州擊
梅家寨壬寅夏四月攻尅南昌九月修安慶城冬十一月尅平成
山羅家寨進授千戶癸卯春三月隨徐相接應安豐因攻廬州秋
七月從大軍上江西於鄱陽東湖之康朗山與陳兵鏖戰敗之十
月進攻湖廣甲辰春二月下武昌秋七月復廬州八月赴安豐乙
巳冬十月隨徐相攻泰州大興海安壩十一月赴宜興丙午春三
月攻尅高郵收馬邏港水寨夏四月尅定淮安濠泗安豐秋八月
進征浙西冬十月尅平舊館營寨十一月尅湖州吳江進攻蘇州
吳元年秋九月尅之還變冬十月陞驃騎衛指揮僉事洪武元年
春二月隨康都督於濟寧會徐相軍兵進征中原三月取汴梁行

定河南陝州潼關夏五月欽授宣武將軍六月師還陳橋秋七月
攻剋衛輝閏七月隨徐相渡河定彰德磁廣平臨清長蘆河西務
通八州八月取北平涿良鄉永平薊保定等州冬十一月剋固關
平安州十二月進取太原二年冬陞龍虎衛指揮副使三年春往
定西拔王巴拜營寨攻泰州徽州經一百八渡至興原祥州直抵
臨潼等州悉破降之夏五月加明威將軍冬十月還朝十一月除
濟寧左衛指揮使欽授世襲招勇將軍五年春二月領兵北征沙
漠夏六月抵阿魯威河遇敵軍合戰大敗破之秋八月回守濟寧
六年春三月率兵臨清聽調十年春三月欽改昭武將軍十一年
春三月欽更世襲昭武將軍濟軍右衛指揮使十四年冬十月欽
除廣東都指揮使十六年六月欽授驃騎將軍二十年遣征雲南
王金齒以疾卒還葬濟寧城南之郗家村與夫人阮氏之塋合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三

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年六十有幾夫人封譙國郡繼封
淑人子男七人長曰濟字子淵克紹公志年未弱冠召赴京師爲
御試材武深受眷知命征西鄙全師奏捷事二親以孝聞次日某
某女幾人某某嗚呼公之生也負不羈之才長也遇昌期遭聖主
如魚水之合積功累行以致爵位行天下之達道而歿於盡忠可
謂大丈夫不愧梁公家兒也已矣子濟且能篤於孝思予時奉周
府祠銜哀迷狀不遠千里乞銘以垂永久夫以一門之聞忠孝如
此余安得不敘所聞公之本末以副其請而爲他日太史氏之徵
云銘曰

元季失馭我皇建中虎嘯風冽龍興雲從豪傑嚮應爰有狄公
桓桓赴萬夫之雄英姿義氣式協宸衷入扈清蹕出參元戎
應機決策發憤竭忠矢心報國攘除奸兇所向披靡孰當其鋒

惟皇斯鑒軫念勳庸名日以顯爵日以隆時平事定善始令終
有子繼述藹然父風夙膺聖眷俾承厥宗孝思篤至葬祭恪恭
濟寧之南邳村之中陰陽合吉土厚木豐勒茲貞珉垂於無窮
同彼濟水長流颯颯

故處士蕭君會文行述

處士姓蕭氏諱斌會文其字廬陵澹溪里人也相傳爲漢相國何
之裔數世至定基御史以是里有林泉之勝因徙家焉再傳而族
益蕃業益廣衣冠詩禮代有偉人祖景原父九和皆表表爲鄉閭
望處士生而岐嶷性聰敏卓越大異常兒七歲讀小學詩日記數
千百言甫成童涉獵經史能詩文鄉先生如筠劉公識其非凡庸
器以女妻之事二親篤於孝道雖厚資產庭闈珍鮭之養歲時不
匱而外遇甘旨卽山膚水毛不忍輒食必攜歸以奉親受而卒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四

則喜見顏色自餘定省晨昏曲盡禮意鄉人則之年幾弱冠負氣
英英有志世用遭元季浸衰羣雄蜂起海宇鼎沸知其時之不可
爲也於是折節爲恭抑己爲謙唯以積善保家爲事行如茅容止
如雷義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悌者一無間言當甲辰乙巳之秋
兵燹蕩析而永新劇寇尤爲民毒是邑當其出入之衝豪門巨室
朝存而夕滅者往往而是君則識時知機先事遠行全身濁世人
皆服其明且哲焉天朝廓清時平事定則還於故園修其牆屋合
族與處以耕以漁以樵以牧雲林之趣琴書之樂悠然而無窮也
闢棟蓄典籍延明師以教其子弟家庭內外綜理周密少長秩秩
如也童僕欣欣如也雅好賓客風晨月夕則左圖右書前花後竹
或焚香或彈棋一觴一咏興不極不止也洪武癸亥秋鄰邑龍泉
耗作里之鼠輩亦應以起焚劫不貸及處士之門則相戒引去曰

此善人之家勿害之也既而邑之層簷而傑棟者畧無遺構而處士之居無恙君子以是信其豚魚之孚而厚躬之報乙丑歲大饑民多流離困仆計無所出富人積粟自如唯日高價取倍蓰利爲快至於操壺瓢爲溝中瘠者舉目有之恬不之顧君則惻然憂憫之進諸子而謂之曰富而使人分之積而貴乎能散古之道也況當斯時顛沛而流亡者日益以甚容可飽食坐視而不思所以拯濟之乎卽命發贏儲以賑不給於是里之貧民賴以存活者居多也已已兄會禮父子俱殞於厲衣衾棺槨窘無所措輒捐帑資且葬祭了無靳容君子以爲難庚午郡邑儉徒相結而奮廷奏不法意在盡傾名右以逞其私株連而顛蹶者不可勝紀風恬浪息則屹然於滄桑陵谷之後如處士者不多見處士生於至正乙亥十一月二十八日亥時歿於洪武乙亥十一月十一日辰時享年六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

五

十有一配劉氏有賢行生子男三人長仕珩次仕琚其季仕璵出繼會友後二女長淑貞適山里吳氏次淑端適永陽胡氏孫男四人明珠驪珠連珠圓珠如治命以歿後之四日葬於里之南港羅家山枕巽已履乾亥乃生前之所卜吉也平日所爲詩文隨意流出自然契好初非雕琢肝髓爭奇尙異者之可倫儼然以屢經變改全藁漫無存者仕珩以襄事明年采得其晚歲所作僅百餘篇鄉先生雲窩趙公題曰遺音集而爲序其首士珩可謂賢而處士可謂有子矣夫何憾乎嗚呼子憶平居時嘗慕中洲澹溪山水之勝乘輿造焉與故人昭遠劉君叔忠文學會文堂一見握手懽如平生是夕置酒遠燈豪吟縱橫飲其弟會友亦温厚典雅伯埴仲簾交樽累俎主勸賓酬更唱迭和忘寐而達旦醒時所賦篇什則筆陣縱橫語意雄壯各疑其有神助而風流調度殊覺其冠絕於

一時也既而予以宦游去鄉而二子亦以徵辟就道去年予脫汴難復得備員王官留居京邸今年夏昭遠亦以崇陽司訓來朝談及交遊出處存亡知處士歿且五年叔悲別去亦六七載矣反思疇昔會文堂中之樂恍如春夢悲夫適仕珩因昭遠來請狀其行之實以求當代鉅公幸爲銘若誄以揭諸幽庶垂潛德於悠久子於處士有忘年之故且昭遠之贊益力義不得果辭謹疏其世系志行卒葬歲月之詳以爲立言者之資如右云時建文歲夏五月望後迪功郎衡府紀善同郡周是修撰

正固蕭先生行述

子吉之爲郡隸大縣有九而廬陵西昌文江又其九也西昌繇漢唐迄宋元號多真儒偉士至天朝國初爲益盛二十餘年若劉先生子高王先生子啟海桑陳先生雅言蕭先生皆相繼物故吁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六

悲也夫所幸慙而遺爲斯文之領袖後學之矜式者正固先生一前輩而已予以名宦遊河洛復四三載鄉音南來又聞亦屬續於分袂之明年矣嗟悼久之曰何吾邑老成之凋替倏忽殆盡若此耶建文歲子脫難還朝而先生之令子遵以才德著望郡縣交薦於天官會同京師受靖江王府直史乃得詢先生順正之槩悲痛復不自勝遵以予同里閤知先生信行出處爲悉請狀其實以求傳於當代立言之君子予不敢辭謹按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尙仁正固則其所顏歸休自適之齋而門人因以私諡也蕭氏世居郭西之柳溪里溯其先由六朝齊宗室曰叔諫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泰和故家譜猶稱金陵蕭氏建隆中叔諫之十一世孫景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弟景大之五世孫服補大學生七世孫森功書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左遷衡山丞先生其六世

孫也曾祖昕可字古山學行純正祖靜安字與道志節清曠嘗帖其門曰一溪活水五柳高風治園亭池墅自娛俱隱德不仕父方平以書記死於文天祥厓山寨先生生泰定乙丑四歲而母亡五歲而父入廣零丁孤苦承祖靜安公之訓幼穎悟恭謹自知讀書爲文誓不失爲先業甫成童以書經獵獵有聲場屋旣而不偶於有司且知元季運否又以祖父母衰老未能棄離卽退晦自守恂恂鄉黨間敦睦費則稱於人人每醉歸袖手促步過市無少怠容父老指以相語曰此君子醉也翰林楊公吟窗奇之以兄子妻焉比壯博通羣經尤長於四代之書講習洞徹識見廣遠如巨海長河浩浩蕩蕩莫獲窺其涯涘四書習更精熟每臥誦以勉諸生終卷不失一字士林推之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老者中席酣暢或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先生是託先生拒其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七

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闕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誼譁恣肆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卽曰一講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少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入侍或隆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論道不倦一言一行足爲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遂就戶外之屨長滿而邑里後進薰其德而善良者亦不少也與人交無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祖父母盡孝愛之道容故家大族遇盛宴有罕致之味必不舉節諸生承意輒臺餽於家楊氏亦克恭婦職奉順唯謹備物致養及釵釧無所靳惜靜安公暮年失子而歲時盡歡年皆九十而卒當承重之責歸厓山之骨雖亂離造次不少忽於禮哀慕常如初喪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而卒旣而世運更革柳溪之居蕩於兵燹長子忠被虜於寇

繼取栗原羅氏亦詩禮名家距邑西北十五里羅氏伯兄允道嘗
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里因家焉國朝廓廓清大興文治旁求俊
乂悉會京師於是老師宿儒彬彬輩出先生語兄尙魯曰蕭氏一
門唯我與兄耳今諸幼皆未成立不可他圖也一往不復則祖宗
墳墓何所託乎語畢涕泣交下自是累舉不就洪武壬戌春詔舉
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強起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
且時之儉民告許蜂起動以逾誣奏乃幡然曰旣生丈夫子何可
無益於斯世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應焉旣至
京首陳十便書其略一曰審察誣告謀叛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
實封者以便人倫三曰免池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早計撥秋糧
以便會計水腳五曰早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雜料隨土
地所宜以便價直七曰雜造不必團局拘監以便民自爲八曰罪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八

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曰依律科斷以便當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
學校書奏復懇陳民無寸鐵之忍而受叛逆之名誠可痛也上嘉
納錫宴右角門明旦召入親授譚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不欲以
長史任煩劇辭至再四竟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道明日
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至采石乃還召入見復
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
篋篋之類指示之曰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是歲秋
九月乃有陝西平涼府儒學訓導之命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
因長歎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者信
服屯營守歲皆遣子從游善誘所施率就雅飭蓋其與人爲善本
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民播省憲當大比之
歲則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

爲國正吾儒者補報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士論無間得舉人六十四名既畢入辭楚王殿下恩遇有加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兩試所取經魁比會試仍多甲置二十七年奉詔考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舍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義多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鞮給道里費比歸則傾竭行囊集士友塋樂邱于近里之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犯條例今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邱旣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眞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及捧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考試之行乎三月中浙江之使果至而先生以六月二十二日戊申得痰氣疾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九

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翛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二人忠字用文以被虜爲臨洮百戶何遇婿消息不聞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入覲邂逅道左且哭且慶遂獲送南還履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爲積善之報焉遵字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文公家禮蓋率先生之庭訓也夫人羅氏後先生二年而卒孫男六人望臚吁晦恒曙先生平生所著述詩文累千百篇初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藁入平涼有歸來藁在湖廣有鄂渚藁求墨迹者所至填塞常曰吾爲文不肯諛人片言但移置別一人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傳于家又嘗取刑統入韻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爲合而緝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八乎此必出乎彼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

將使觀者知所擇也凡其著述皆有關於世教之說一有不經輒
舐排攘斥不少許可海桑陳先生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高龍
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迨古之
不顯亦世者歟尤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
救之曰此人家均稟不正之氣故均得一疴鬼安在耶當時學者
望而愛之知先生有不可奪之節仰而思之以先生有不可及之
德相與卽先生之名齋而私謚爲正固先生云嗚呼先生間關歷
落以有其生辛勤來歸以底於道有文學以淑後進有德義以敦
薄俗使論道安民之際得以在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
得遂其志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掄材足以爲國著述足以
傳世敦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焉況於易簣之頃正大光明
得非知幾於天者耶予也以後學膚淺固不足以發揚先生之潛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十

德因用道之請始述見聞所及者以復之庶將爲當朝秉史筆者
大書特書所賢之一二焉耳

三義傳

一義者吉泰和鳳岡胡如林之犬也有元初胡爲泰和巨室如林
胡氏之傑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遊喜射獵常入山以所畜愛
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冥搜抵絕壑中卒與虎遇幾未及張而爲虎
所攫仆地將噉之犬見主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
則退走喧叫聲動巖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嚙如是者屢故虎
不暇噬而如林已魄喪不醒矣旣而旁林之樵者訝犬聲之異羣
趨而視之虎稍驚卻犬奔伏主身若覘其傷然樵者知爲如林併
力逐虎如林移時乃甦迨歸賞樵者樵者辭曰公所以得免於虎
者皆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以駭膽而殞

如林慟之具棺斂以人禮葬焉君子聞之曰勢迫主危去死一間爲畜犬而能捨生赴救勇黠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爲人臣食君子祿而有不憂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罵於後世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二義者滁陽野湖之雁也洪武丙子冬十月子從王子朝京師經滁陽去周道里許有湖方伯餘頃雁鷺之團沙以居者不趨萬計王子令將校縱名鷹擊之鷹發而雁起蔽空如雲鷹竦身直上牽擊一雁還墜湖汴間鷹擊據雁爪嘴各肆其鷲雁殆而音甚哀羣雁皆迴翔喧呼不去俄而一雁下赴以死敵一雁繼赴之其敵尤力又數雁下赴之皆殊死鬪鷹幾不支以走免於是始受擊者與諸赴救者俱定神理翩而舉空中羣雁亦喜舞下迎嗷嗷嗚嗚然若相唁相勞而相慶焉觀者莫不異之君子曰義哉斯雁乎同類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十一

和處一罹於禍則勇敢者爭先赴難格鬪若此之力爲兄弟爲朋友平居權洽自謂魚水之不若蘭金之莫加一朝勢窮力盡或變故卒至則紛然解散視曩之同契顛連困踣倉皇而莫措者曾不動心一相拯援甚者至於投之井而又下之石焉者比比有之於斯雁寧不大可愧乎

三義者陝西長安蒲陽里晏氏叟之鳥也叟性慈仁而無子夫婦獨居行林中見雛鳥爲風雨所墜雙螻蟻蝕之叟惕然不忍取而救之歸養以筠籠閱月而瘡痍瘳羽翮稍稍烝長馴擾眷戀有感恩慕德之意叟奇而釋之由所止鳥乃留止庭樹旦暮去來愈見親狎叟益奇之名之曰黑兒聞呼輒至叟几席懷抱間以爲常一日銜金馴泊叟膝上作啞啞聲若伸其報臆者久之求一雌爲耦結巢庭樹育子而孫厯二歲詵詵以十餘馴皆狎如黑兒之習叟婦

或近出呼黑兒以護家卽謹守於門人至嗷噪搏擊拒不容入婦還哺以所攜則忻躍無任婦亡一鬣求之弗獲呼之曰得非汝輩衙置巢中乎少頃衙鬣至婦前以獻又二歲而叟卒晝夜哀號於庭牽其類衙土以益冢封又歲餘始去庭樹莫知所之焉君子聞之曰世降俗薄兵兇薦臻士子有流離而失所據顛沛而無告者幸遇長者收而畜之寒以衣飢以食病以藥凡可以成全而保愛者無所不至及其免於患而賴之壯且強也其不忘不悖眷眷而不去切切以圖報者幾何其人或思故里而欲返其初或因小忿而輒昧其本邈然無情飄然棄去者往往而是皆是鳥之不若也周子因三者而歎之曰古人皆云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槩論哉麟鳳龜龍爲聖世之禎至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王睢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矣又若晉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 白九

三

義馬唐之義象義猴俱著名傳記不可誣也今泰和之犬則能捐生以赴其主之危滁陽之雁則能奮迅以救其類之急長安之鳥則又能馴慕以念其人之恩犬雁鳥禽獸也其於徇義且爾況稱爲萬物之靈者乎況讀聖賢之書習先王之道而名爲學者乎傳其事以爲流俗者之戒且勸焉犬之事予聞之先師渚樵胡先生先生如林之至友也雁之事予觀見之鳥之事聞之郢府紀善周添祿氏添祿嘗教諭長安於叟爲鄰比云

南樵道者傳

廬陵之西泰和之北禾川之流出焉至灘江迤東湯然平面爲螺溪鉅野沃饒而常稔者百萬餘頃富民匝其原以處者棋布星列溪之南羣峰聳拔巖壑深秀有徑通邑行六七里雲木參天風滿殷地廬舍田園映帶依約宛然盤中之勝者著性胡氏之居也胡

氏出宋忠簡公銓之族衣冠文物代不乏人若允中號南樵者是族之尤彥者也幼聰敏魁岸不凡比長重好文有聲江右性情雅愛所居之南峰巒叢翠常以宗理之暇葛巾羽扇攜小童操斧斤入於松篁陰翳泉石幽篁竟與意會之處爲樵采以自適曰人生斯世趣向不同觀其紛紛攘攘於交衢鬧市蠅營鳥聚所爭者貨利多得以爲快迷而不知悟往而不之返是豈知吾樵之眞樂哉吾樵於朝也日出霏開孤雲徘徊臨清流以濯足坐茂樹而舒懷長嘯一聲天風徐來飄飄乎雖物外之僊樂不是過夫豈若買臣之傴僂捃拾而徒以薪爲哉吾樵於暮也夕陽在山煙景冥冥禽獸交響康鹿並行方捫蘿而出谷亦披榛而經垌顧視束擔曾不足熟一豆羹郊扉伊邇稚子歡迎又豈若買臣之憂勞蹭蹬而遭愚婦之輕哉至吾樵而歸也則西樓月上左琴右書几席陳列憑

軒俯睨萬物浮萍於是命酒高酌悠然而陶情未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彼金谷鄒塢誠何足以久恃與夫十朱輪六相印又安能必其終榮是皆非吾之所樂吾之所樂其唯寓於樵乎乃爲之歌曰吾樵於何兮于彼南峯吾樂於何兮于樵之中人孰不樵兮往來翩翩以樵爲樂兮吾則獨然人不吾知兮吾不以告優哉遊哉從吾所好好事者有和之者曰南峯之樵兮君子娛之峯陰之堂兮君子居之樂其樂而不厭兮于峯之間孰若發其所蘊兮覲於龍顏披閭闔而呈琅玕兮以敷以奏以兼善於天下兮光前振後南樵聞而笑之復和之曰吾知吾樵兮不知利達之爲心吾知吾南峯兮不知巖廓之高深如子之言兮吾寧不喜行止由天兮曷曰由己君子居易兮不伎不求進則廟堂兮退則林邱無往而不自得兮其心休休其心休休兮其樂悠悠好事者慨然

曰命之矣是修周子居京師聞南樵之樂之無窮又聞其與好事者和答有高世委順之志傳其事使聞南樵之風者於薄俗亦有所勵焉

贊曰昔諸葛孔明隱居而樂於耕怡然自適初未嘗有干世矯俗以期聞達之意及其遇明君而強起風雲際會如魚水之合得志於當時垂名於後世若此其盛南樵抱才樂意而隱於樵亦何異於孔明之耕乎況今聖人在上羣龍滿朝拔茅連茹南樵果終得隱於樵乎殆不可得也然則其亦可謂斯人之徒歟好事者之歌其不亦可徵云

馬進忠孝行傳

廣平邯鄲馬進忠氏姿性清粹材識聰敏洪武己巳間年甫及壯以人才應郡縣辟赴京師膺厯試欽授周府引禮舍人勤慎忠諒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古

深受眷知養慈親以篤孝著聞焉其先府君當元至正末徙寓解之平陸娶張氏而生進忠兄弟三人府君疾革度弗起而進忠幼乃遺言書於簡曰邯鄲故居爲蘇曹劉家之庄居之西半里而近則祖父母之塋咸在焉而吾父之歿遭際危時棺槨之具倉卒無所備廼以二石夾而瘞之爾兄弟他日幸遂成立其尋祖骨而安厝之則吾無憾于冥冥中矣進忠由守官以來五載於茲而府君遺言拳拳服膺至甲戌之冬以聞於廷得命寵賜營壙之資卽偕其兄顯忠並挈妻孥還抵邯戰訪其所在而宗族皆物故播徙靡有子遺僅有外兄田圭年過七十而盲約語其地之遐邇俾求之時久雨環丘塋皆水深數尺又天寒水凍進忠不避艱苦懇訴上天躬操斲插徧掘荒蕪雖汗膚胼手益堅不怠旣而果得二石遺骨宛然審其厝置一如遺言特泥潦沮洳傷慘目心於是投泣

撥拾棺斂惟謹改擇亢燥之原以是冬臘月之七日維吉而安葬焉事畢翌日往祭墳所而深溪冰泐悉解不得復度唯隔流祭奠而已老父咸曰若進忠者克葬其祖而遂父之志始焉求之茫昧之餘而竟得之終焉迄襄事而冰乃泮豈非孝心純至而神之助之有如此乎謂非賢者能之乎

贊曰昔廬陵趙孝子求其親骨於荒岡萬冢之間而不得哀號顙天解髮繫馬鞍使引馬徧厯諸冢誓以解髮鞍墜爲親骨所如其禱得骨還葬孝道至今稱之馬進忠氏其斯人之儔歟

西村小隱頌

西村小隱者南徐運使行素張先生季子士開所築爲恬退游息之別墅也其兄士倫官吳府鑿正文采相輝友愛篤至士開當奉父命一省兄來京師輒響聚累日盡談笑之雅且得聞西村之勝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五

小隱之樂爲甚悉予旣喜士開素志之不羣而尤羨張氏奕葉之多彥也賦四韻紀其實復爲頌一首用申致夫美勸之意焉頌曰君子養德退然自安時未達只吾斯考槃考槃伊何粵在山水靜者方仁動者喻智本乎仁思不忤不侮寬洪惻怛物各得所由乎智焉不惑不憊周流著察飛躍天淵題彼西村疇其小隱辰彼張君厥識炳炳厥心休休尚友千古式慎清修讀書觀道曷費用舍于夕于朝益介純嘏碧梧媚媚翠竹泠泠啟居維適澹然以寧澹然以寧善終令始移孝爲忠孰曰弗美孰曰弗美迨其今兮允彰慶譽獲我心兮

康母陳氏貞節頌

有序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得二五之秀者爲人然人之道果何異於物而貴於物哉亦曰彝倫攸敘而已夫仁義禮智根於心視聽言動

接於事率其性而行其中聲色之所不能搖勢利之所不能奪男
以賢良忠烈顯女以慈淑忠貞名超乎舉世之庸庸碌碌者斯始
不愧于爲人之道焉若今西昌康母陳氏其人也母以懿德善行
著聞昭代蒙旌表之榮於高廟發詠歌之音於詞林足以感發正
氣足以激勵頹風顧康母之爲人於吾道非小補也庚辰冬其聞
孫孔高由祁陽學官朝京師會同公車乃讀貞節之卷先輩村民
陳先生之序徵士正固蕭先生之品題僉憲公瑾鄒君之贊以及
雄篇大章不一而足其行實榮遇之本末紀之備矣予也仰惟康
母之休光而忝在孔高之夙契可無言乎是爲之頌以繼諸君子
之德音而益彰母德庶幾爲當世勸云頌曰緊歎西昌民醇風良
有著氏康康母陳賢夙傾所天貞節彌堅節旣堅止慎終如始聞
於丹宸高皇是喻命邑大夫式旌厥閭顏書煌煌潛德允彰起敬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十一

四方雲仍詩禮貽燕豈弟水錫繁祉武山青青澄江冷冷食報而
豐中堂有翼頌詩孔碩流芳無極

戒戒箴

人孰不言言所當言不當而言速悟勿言不能速悟憂辱隨焉人
孰不動動所當動不當而動速止弗動不能速止後悔必重人孰
不思想所當思不當而思速置弗思不能速置無益啟疑人孰不
爲爲所當爲不當而爲速改弗爲不能速改徒以遂非人孰不樂樂
所當樂不當而樂速省弗樂不能速省極必生悲人孰不憂憂所
當憂不當而憂速撥勿憂不能速撥空使神疲人孰不取取所當
取不當而取速罷勿取不能速罷傷廉敗譽人孰不與與所當與
不當而與速住弗與不能速住傷惠無度人孰不求求所當求不
當而求速棄勿求不能速棄反命致尤人孰不愛愛所當愛不當

而愛速覺勿愛不能速覺悖德卒殆人孰不惡惡所當惡不當而惡速旋勿惡不能速旋斂怨與怒人孰不讓讓所當讓不當而讓速轉勿讓不能速轉徒成迂妄

警隨箴

當人之誼我則慎言惡聲雖及掩耳無憊不能掩耳禍害隨焉當人之志我則懲忿強暴雖加退避無憤不能退避相戾卒困當人之昏我則存明蒙昧罔極燭理惺惺不能惺惺淪胥以塵當人之曲我則守直撓枉百端勁直不易不能不易曷免辱屈當人之逾我則順從悖亂猖狂貞一自定不能自定奸倫滅性當人之邪我則主正顛倒縱橫舉止必敬不能必敬積殃終吝當人之薄我則處厚忽劣飄搖不變去就不能不變逐未竟疚當人之偏我則執中黨比阿私和而不同不能不同抵戾厥躬當人之濁我則澄源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七

汚濁汨沒湛然清淵不能湛淵隨流汶然當人之酗我則戒飲沈湎荒迷兀然獨醒不能獨醒混焉湮滅當人之傲我則尙謙狂躁侵凌不校而恬不能不校得失占先當人之僞我則推誠詭詐萬狀確乎一真不能確真誣善匪人

紀善箴

維此紀善必資儒臣宗主道德爲國之禎輔王以義導王以仁誘掖啟沃首明天倫綱常既定尊尊親親忠上禮下撫軍恤民遏惡揚休調攝經綸隨事諷諭委曲而伸剛柔相濟進退唯貞希賢效正龜鑑畢陳間乎慶譽景行式遵理或未喻開悟諄諄引近端士斥遠儉人毫髮無私表裏誠純夙興夜寐如見大賓始終志願昭格蒼旻居高聽卑戒慎持循捧盈執玉三省吾身不愧不忤俯仰申申猶弗滿假澡雪日新慕尙耆碩獎勵同寅率茲以往益廣咨

詢那家協洽魚水交欣庶幾厥職與物皆春

賢王修己十箴 有序

戊寅冬十一月紀善臣周是修偕臣王尹實日侍經筵說書至衛淇澳美武公之篇諄復再四勉殿下以武公好學自修之勤爲之師法而底於成焉因寫墨竹爲淇澳圖臣尹實篆淇澳三章于圖之右方冀嘗寘於座側以寓觀感殿下撫圖咨詢良有悟入旣徵文於翰苑名臣以發其旨歸仍命臣是修進言以爲規益臣受恩皇上忝備府員夙夜兢兢懼無仰報茲蓋忤遇殿下豁然開通慕善至此敢不略陳愚衷以效啟沃之萬一謹取切已當先之務述爲十箴曰存誠曰立敬曰體仁曰務勤曰尙謙曰守慎曰行恕曰知足曰主靜曰保名唯誠則不狃於虛妄唯敬則不流於惰慢仁則不至於暴殄勤則不渝於怠荒謙則不習於驕傲慎不苟於放蕩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

十六

恣恕不惑於怨憎知足不溺於貪賔主靜則不迷于煩躁保名則不失於流放而賢王之道成矣殿下幸垂藻鑒篤念而勿忘則武公之自修亦不外是於東平乎何有由茲以往必也德日以新業日以盛以之而鎮安南服夾輔皇朝慶延後昆譽傳永世寔臣等之深願也

存誠

王維存誠誠存德字循眞履實去妄戒虛視聽言動取則先儒諺誕誣罔允非良徒君子見道守成若愚夷險一致式善厥軀

立敬

王維立敬敬立禮崇內志端恪外容肅恭主一無適恒存於中以事君父爲孝爲忠以交神明斯感斯通以應萬事罔不有終

體仁

王維體仁仁者樂天寬洪惻怛衆善出焉殘害暴殄口不忍言物物生遂其自然君子遠庖養仁之源王其念茲永矢弗諉

務勤

王維務勤勤則有成孜孜爲善勉勉爲仁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怠情逸慾惡乎保名君子自強寸陰是程運譬之戒篤師古人

尚謙

王維尚謙謙尊而光不挾貴富禮下賢良德由以進名由以揚驕矜傲僻斂怨速殃君子悟斯鳴謙弗忘云何魏擊敬謝田方

守慎

王維守慎慎乃德基兢兢業業杜漸防微治弗忘亂安弗忘危實見至理不顯無違君子夕惕慮勤維幾冰淵臨履禍斯遠而

行恕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九
王維行恕恕行道生順逆好惡舉世同情綱常倫理天秩昭明更推立體何怨何爭君子責已鄙夫求人絜矩有道大哉聖經

知足

王維知足足斯自安守分克己受福之端不辱不殆達人大觀貪瀆僭踰天憲必干君子素位坦然心官居易行順道立名完

主靜

王維主靜水止淵齊聖人至治貴在無爲寡慾養心罔或自欺一切妄作祇使神疲害名災已雖悔曷追古今成敗可不鑒之

保名

王維保名名由善成監於往古式慎持循誓揚慶譽以顯先親武公九十修省勤勤卒成睿聖流芳無垠免哉予王允效前人

進思閣座右箴

人生堪輿實蕃實夥利慾紛拏動致叢挫于何修之天爵斯荷言
戒輕疏行慎庸瑣存心必平趨義必果仁不敢違直舒其可忤容
以恕衝避以左養氣沖和措志恬安勉是之餘奚有於我

馬少卿遜志寫真贊

學足以爲王者之師才足以爲當世之傑道足以爲當時之徒行
足以爲後進之法再總國書而直筆參夫造化七遷官守而忠誠
貫夫日月非金石莫喻乎所執之堅非冰雪莫並乎所履之潔是
宜佐天子以濟黎元闢訐謔而贊鴻業然則若公之生也豈不爲
大有功於名教而實無愧於往哲者哉

黃禮用寫真贊

有禮義足以悅心有文章足以鳴世懷坦乎其夷曠性溫乎其純
粹首舉孝廉而受知於高皇再司教鐸而不戚於卑位若斯人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三

豈非天將老其材而必爲廊廟器者耶不爾何其瀟灑其容英英
其氣望之儼然如是也

明周是修著

涇縣潘錫思校

終慕堂詩序

終慕堂者廬陵尊溪彭安和氏所作以奉其親之所益取孟氏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爲義也余嘗卽是書而考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而知孝之道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至順由而行之初不難也特能不爲聲色貨利之所搖奪以盡其道者爲難克盡其道而愛慕之心久能窮達而不變始終而如一者爲尤難耳大舜而下能終慕者豈無人乎若老萊子行年七十爲嬰兒唬欲親之喜王祥蔡順有守柩分樾之誠盛彥姜詩有感蠶躍鯉之應又如陸績黃香扇枕懷橘皆拳拳乎親未嘗頃刻而忘於懷非終慕者其能然乎欽惟天朝以孝治天下天誥三編申明五常彰善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一

痺惡天下之士不以孝悌力田舉則以孝廉徵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觀感興起莫不一篤於孝移以事君莫不一竭于忠焉矧安和當名卿之裔爲廬陵望族尊溪山水之秀又甲於是邑其喬木繩繩簪纓詩禮代有偉人安和則彭氏多士中之尤稱白眉者也少涉學工文辭有美譽洪武二十五年邑大夫以奇材異等舉貢朝堂籍名天官授主簿職仍令服事冬曹厯試諸難旣而名聞當路嘖嘖有賢能稱二十七年陞授河南布政司經歷下車之初舉賢良摘奸伏均賦役課農桑不五六月政聲隆洽詠歌作焉已而前官復任卽解印就道河南士女莫不攀臥轅轍而不可止至京則有廬州合淝之命每憑高望雲懷雙親之不可見終慕堂之不得登而定省之道之不克盡也轍愆然感喟然歎或泫然流涕而不能自己焉在京宦游親友高其行而憫其情感賦爲終慕堂詩以

寫其事而慰其心不洩旬積成卷軸余雖不敏敬書此以冠其簡
端亦以見安和之於家國君親臣子忠孝之道克並行而不相悖
其於爲人可謂遠也已矣而他日斯人斯堂之名又安知其不與
老萊王祥蔡順之徒並稱於後世而俱垂於無窮者乎是宜序以
爲太史氏之徵云

飛練詩序

天地始分二氣化生萬物並育人爲最靈草木之無情也而松柏
以爲宇桑麻以爲衣穀粟蔬果以爲食於人而有資也鳥獸之異
類也而牛畊馬馳雞司晨犬司夜於人而有關也是則草木鳥獸
無情異類於人之日用有資而有關若是又豈可以輕視而暴殄
之哉況夫犬之爲物其性之賦其用之資初不可以槩他獸論也
何則嘗聞有於公庭應聲而進雖喚之弗當而從命敢決其勇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二

取也又聞有爲主傳書往復千里不懼於患而遂其志其能可取
也又聞有隨主荒郊野燒卒至而主醉臥冥昏則以身赴澤濡毛
取水以濕草界火主賴免災其智可取也又聞有隨主射獵而主
被虎搏則捐生赴難進嚙退走主獲救免其義可取也其餘著聞
載之傳記不可枚舉乃洪武甲戌春有以良犬來進狀貌奇駿迥
出羣隊喙若傅丹眸若點漆質鮮白如練尾毛長尺皎若銀絲耳
中有毛亦長及五寸望之其形宛然玉雪之獅也于是命畜之而
未試其能一日攜之獵于南方之原人馬交馳旗旆飛揚鷹狗並
縱是犬固度地量形知非狐兔之所垂耳不發若無能者旣而至
於平林防澗亂莽叢條隱翳蒙矐則知獸之坎穴乃毅然奮起迅
疾如電而莫之及俄而所獲居多將校驚駭咸稱異嘖嘖復至西
陽卽鹿於林犬旣獲鹿斃之人馬未至而鹿爲樵夫所奪犬輒染

血馳至人馬所掉尾起伏作鳴鳴聲若有訴者乃遣騎從之果見
奪者藏林中赧悚歸鹿衆益奇之又獵於鄭郊犬逐一兔將獲老
監急縱鷹來擊而犬先獲之監欲爭爲鷹功犬銜兔憤奔直詣馬
前以獻若示不讓於鷹者已復令隨鷹逐兔鷹將免拳擊十餘未
斃而幾逃犬輒助獲之旋置鷹前又若示不要其功者又嘗當獵
所有射一狐中其耳未殞投莽中令犬搜逐出之不嚙以俟射復
中其膊犬知狐殪舍去不復顧又以示歸功於射也殿下厯覩而
深嘉之卽名之曰飛練以其白而疾也且命國之獻臣咸賦詩以
紀之命奉祠臣是修序之臣以爲犬之爲物也其智能勇義聞於
前者已如彼而飛練之材能智慧見於今者又如此是可以常大
比之哉已而歎曰世之人賢良者何少奸險者何多當奉君臨事
之際或懈怠而無成物之效或狂躁而失進退之時或詭隨以要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三

功或嫉能以干譽者比比有焉由是觀之皆飛練之不若也可不
戒哉傳有之曰犬而非其土性不畜飛練爲中土所生遇殿下之
知而能用旣命以美名而又紀其所異以爲奸險之戒先後以有
加始終而無斁其榮幸之至比之騏驥之一顧而價增千倍者又
不可以同年而語矣可以人而不如者乎是爲序

郡王和本中峰梅花百詠詩後序

詩道之關於世教尙矣其美刺足以正人心其詠歌足以移風俗
又推其極至於動天地感鬼神亦固莫詩若也是以有書契以來
上自天子王公貴人以及庶民小子莫不代有作者其作而協乎
音律合乎體制該乎物理而有補治化者莫不傳於世也乃洪武
丁丑秋郡王殿下因儒臣得元釋本中峰所和馮海粟梅花百詠
詩一帙繼又有以詩人王達善所和百首進其語句態度實與中

峰並驅覽畢問侍臣曰百篇同韻若二者之和果難乎左右咸曰非有充裕之才而精通於詩道者誠不可以易言也越二日召僭臣示以所和百篇流誦未竟莫不驚駭嗟羨以爲天資神助迥非舉世所謂能詩者比也於是儲君殿下愛之輒親爲之序而本末足徵臣伏觀百篇之和清雅端潔與梅花而相高況其音律體制一出盛唐非惟籠達善而駕中峰方之相靖之章廣平之賦殆不是過又觀儲君首序簡奧蒼古與百篇而交輝且於勸勵期望之情亦兼至矣何其美哉二惠競爽於一時雙璧聯芳於萬世非周邦之篤祐能有是乎雖然殿下妙齡若此以穎悟之姿篤純明之學咨詢稽古惟日孜孜是宜其夙有成而大異於衆也由茲而往必將窮神知化以全其體開物成務以達其用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播而爲黃鐘大雅之音鏗然鳴國家之盛繼美乎周召追跡乎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四

隆平以有光於皇祖之明訓則百篇之詠其曰新之權輿乎奉祠周是修謹序

送周繼吾節推歸上城詩序

吉之書臺西南幾二百里爲上城是邑形勝之甲也其山從東北最高曰武功者延袤而來往往層巒疊嶂崔嵬峭崿凌逼霄漢即霄漢之表播而爲千峰萬壑望之如波濤洶湧繇雲中而降至上城則展而爲高平之原分兩陵宛轉抱原之左右如城郭然地故以名其水則清泉百道湍激溜瀉合而爲兩溪隨兩陵盤迴而出會于原之陽爲大用以東原之上則嘉禾修篁葱蒨芊鬱民之匪原以居者蟻聚蜂屯不啻千有餘室其著姓之若劉若周者皆衣冠詩禮代不乏偉人焉謂非上城山水儲英毓秀有以致其然者余弗遑也周氏之彥曰繼吾穎敏魁岸少篤學能文章事其親以

孝聞而卓犖不羈慕南衡五峰嶽麓之勝嘗徑造焉而衡縣之士如繼吾甚不多見於是縣之子弟從繼吾游者接踵而至不期年薰其德而有成者蓋比比焉縣尹王公悅重之而不敢私也以奇才異等貢送於朝天官諡其容止端莊禮節閑習特授儀禮司序班進退巖廊謙約忠慎歷歷有賢能稱乃洪武二十八年病浙東州間政務煩劇刑讞雜紛將擇朝士之習憲者共平理之而僉以繼吾爲舉遂有金華府推之命下車之初撫孤貧摘奸伏枉者以直苦者以樂政聲隆洽洋溢乎四境旣而考績赴京聖天子知其善將待以不次之擢而繼吾懇懇以母老乞歸養爲請朝廷以其孝而憫之情許之行且有期其姻友陳文奎氏求前進上仲隆江先生首爲詩以美之而京之士君子喜聞而樂道者亦莫不歌詠以紹之無何積成卷軸乃以余爲同郡屬序其簡首且謂繼吾之

於家國君親臣子忠孝之道克並行而不悖者已如是之可尙也他日遂人子之心則當復出而鳴天朝之盛其規模設施又安知其不遠有勝於昔之政而大有異於人者哉而亦有取於文奎氏之能成人之美而繼吾必有以導之也是爲序

送熊以淵之蕭山二尹詩序

士之所以爲學修己治人之道而已矣誠知斯道不明之不足以爲士能兢兢然而憂慄慄然而懼繼而孜孜然閔然夙興夜寐弗遑甯處以切問近思日就月將不底于明不已者固士之賢者也斯道明矣又知夫明之非艱行之爲艱必立身揚名以受知於天子駟而至於有民社之寄則能竭盡己之忠廣推己之恕絜短允由終始如一屹然而不爲聲色之所搖確然而不爲貨利之所奪使其德昭於上澤溥於下而免乎孟軻氏所謂得人爵棄天爵

之譏者乃士之尤賢者也吾見其人矣其豫章靖安熊以淵氏乎所居里曰桃源以溪之秀蓋甲於是邑熊氏以故家文獻世積醇龐演慶發祥綿綿振益有光于前聞人以淵生而岐嶷幼穎悟初籛邑庠習科舉業氣質騫然超邁流輩年未及冠摛辭建議下筆斐亶動數千百言莫不有經綸之具由是搢紳長者咸器重之洪武甲戌春貢于太學未幾以賢能聞當路輒舉以綜理京衛各司之煩劇蓋歷試也而以淵識達治體變通不拘且剛毅果敢於強禦無所畏避見讒諂容悅之徒疾之如仇以故事無不濟而當路信其爲有能今年冬遂有蕭山二尹之命於其行也其姻友廣文張集禧氏首爲詩以美之仍率朋游咸賦之屬余爲之序因導其志行之詳余知集禧爲佳士其許與必不苟也於是而知以淵負不羈之才篤知行之學施諸日用建諸事業於既往者已能如

是之可道而可尚也然則其臨於蕭山也獨不能發其所蘊於有爲之日靳無媿于所學乎敷政優優體皇上寬厚保民之心也蒞事肅肅守先師諄復垂示之訓也敬老恤貧不驕不做思佐令於成治之効也舉善閑邪勿忘勿怠務躋民於仁壽之鄉也先之勞之草尚之風必偃也教之戒之則期於無刑也外寬內明而勤以自勉也上安下和而卑以自牧也是固皆士君子外內之事而亦以淵平昔所嘗習聞而將必行之者耳雖然誠能不以余言爲贅而益加勵焉則涉遐自邇安知異時不容若卓魯若龔黃者專美於前而與之俱垂於後哉余日望之是爲序

湖上飛雲詩序

天之生此民也其性無不善人之有是性也其理無不同惟其善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惟其同故徹上下貫古今爲人子者

無不思其親也然而氣稟或偏人欲所蔽由是而德有厚薄思有深淺爲少異耳卽其德之厚而思之深者言之其親之存也思其生之膝下思其鞠育思其顧復思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得不體此以父母之心爲心而盡子之道乎及其歿也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所嗜春雨秋露不能無悽愴怵惕之變著存不忘得不形於夢寐見於羹牆乎故誦詩而廢蓼莪之篇望雲而興親舍之感者人子之心詎不良有以乎番禺程春齡氏雅飭卓犖之士孝友之行聞於人初由邑庠讀書學禮起冠羣輩旣而以親老歸養幾十稔有司以其賢舉貢于朝膺天官歷試勤敏謙約當路器之授霍丘丞佐令成治寬猛得宜舉賢才興學校修陂堰課農桑抑惡揚善撫孤恤貧民皆悅而歌之曰偉哉程君賢且慈愛民如子民愛之使我樂業願無違昔也蹙蹙今怡怡吁嗟程君來何遲吁嗟程君

來何遲洪武二十八年考績赴京邑之士女莫不攀臥轅轡旣而有湖湘照磨之命任不輕也君則清濁無失人多德之公退之暇焚香默坐南望匡廬彭蠡晴天蕩蕩白雲孤飛懷其親而不見悠然興感慨然興歎有不能自己者遂顏其公宇之堂曰湖山飛雲寓深思也元年春以朝覲來京師連牀夜雨具道其志之所以然余聞而善之爲求同官王公尹實篆古四字在京交游士夫同其志者咸賦詩以美之居無何積成卷軸而請序於余余知程君爲最深其姿質之秀性情之醇行藏用舍安於所遇固不可以好名喜功者同日而語也其望雲思親之念出於良心之所自有初非有以求同於梁公而終無不同者以古今天下忠孝之士其心之故不期於同而隨機發見不能無同故也心旣同矣則凡望雲而思其親者必因梁公之事以爲之效賦其詩者必引梁公之事以

爲之據是豈知程君思親名堂之意哉今所集詩凡若干者清新俊逸者有之雄渾富麗者有之蒼古平淡者有之發揮其本然之善心期望其他日之大用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何聖朝仁人君子之衆多文風詩道之興盛而程君孝心之深至有足以歆動於人者如此也是宜序以爲後之爲人子者勸焉

送同寅尹實王先生詩序

古今天下士固莫不有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而心同道合表裏一致始終不渝以超乎流俗垂于不朽者若管夷吾之於鮑叔王陽之於貢禹皆是也然求於古昔既無代而不有其人求之於今烏可謂寥寥當世乎同寅四明王公尹實卓犖魁岸士也其風流瀟灑不減賀季真文華器識宛如劉公幹書法冰斯而優入其室詩體元白而早升其堂與賢士大夫游蓋鮮有不心交而腹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八

者宜其名之彰彰于時也洪武乙亥春俱以明經應郡辟來京師握手歡如平生未幾以同日受官公則紀善王府余奉周府祠雖別去數十里而雲樹之思無時不在大江東也戊寅秋余幸脫汴難還朝亦有王府紀善之命感激殆不自勝忽覩公於劍珮間知獲免乎混流而又有同僚之雅其喜慰復有不自勝者矣旣而伏謁西邸偕侍講席起居息惟拳拳以職任之所當言當爲者思同盡其心凡綱常之分禮法之宜於論列之際左倡右和如出一口及退而從容則或相辨明或相規戒或相勉勵或相扶持而余受公之益居多洪武戊寅二月公乃以祭祖還鄉請之闕下脂車有日矣於是名公鉅卿華其行而贈之以言者已幾盈笥子不工爲文亦拙於詩然於公生同時也學同道也仕同官也至于爲國爲親思所以盡忠盡孝又未嘗不同志也夫時同道同官同而志

同者於其別也容可無一言乎因亦爲之歌而述夫契合之偶然者并其首庸以致久要不忘之意耳

送劉志衡之官臨海序

聖天子龍飛九五大赦改元登明選公羣策畢舉於是大而公卿侯伯次而文武百職以及幽人志士有懷經綸之才抱匡濟之術者莫不以所欲言奔走俯伏而對揚于天庭焉皇上雖以萬機有所獻納必經御覽然後付大臣通議取其言之合宜者定其緩急先後第而行之以故言路日廣而事無不便者焉丹徒教諭渠陽劉志衡詣闕條陳致君澤民之切要者十有餘事聖鑒所臨深見褒納旣而陞授天台臨海縣丞宦游親友多賦爲歌詩以華其行者積成卷軸而請序之嗟乎大君子秉忠貞之性以出而仕也豈有他哉上則感荷於君恩下則憫憐於民命矧逢天子仁明勵精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

九

圖治固不忍緘默坐視於可與有爲之日當義之所在乘時勇往以披閭闔而呈琅玕者特將盡已之誠心行吾之直道而已矣初未嘗有一毫物欲之私身計之慮也志衡君子人也好君之至知吾不言行藏用舍安于所遇竟以一鳴受知皇上遂而有民社之寄將見其下車於臨海也言必顧其行行必顧其言發其所蘊以周旋設施未必不大有可觀而遠有異乎人者以無負於朝廷之所付託生民之所倚賴則涉遐自邇升高自卑他日考殊勳膺顯用馳譽於當時流芳於後世者又未必不於志衡氏見之是爲序

秋江別意圖詩序

海昌朱惟善孝友忠厚士也洪武末有司高其行義以人才舉貢天官試各部事奉命驅馳歷布政司十三之九皆以勤慎周密宏濟多艱無不憚當路意于是中外綽有能名改元皇上稽人孝之

心凡士嚮徵起至京未授職而親老子家者咸敕記名還養於是
惟善得請東歸朋遊君子有以秋江別意圖爲贈者揖余而請題
余披圖覽概則青山迢迢白水浩浩寒蘆高樹隱約平平沙極浦
危磯峻阪間有舟去岸纔邇咫尺一人操篙榜舟甚力舟中一人
與岸立者二人遙揖長頭如相語而期斯時也行者止者其傍徨
眷戀不忍捨去之意爲何如哉然以予觀之此特朋友爲別臨歧
纏緜可以摹寫其彷彿者如此獨未知惟善當時別去之意有至
切切者在焉方其出應時需而仕則所思者親也所慕者君也今
則有命自天得遂終養恩賜之厚孰加於此又安可昧耶故當其
辭朝而出於郊闕之外也回顧神京五雲縹緲想龍顏之肅穆懷
聖德之寬洪愛君戀闕之情溢乎中曲依依而不能已者又豈圖
畫之所能形容其萬一哉雖然惟善蒙君上之恩悵養親之志出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十

則將爲忠臣焉處則爲孝子焉忠孝之道平昔非得良師友更相
切磋更相勉勵講之之明聞之之熟學之之篤而守之之懇又烏
能表裏一致始終不移期果無媿於古之君子哉是則朋友爲五
常之一而有功于惟善亦不細矣又可於別去之際惟君親之是
念而或遺交游之直諒而多聞者乎是圖之爲惟善贈者其意亦
固有在比之蘇子卿之詩江文通之賦又豈有過於此哉惟善其
尚諗之以無負朋游託物寓意之勤焉則此圖爲不徒贈而當時
士夫因之而詠歌者爲不徒作矣是爲序

送嘉會劉二尹之武進序

聖天子新承大統勵精圖治登崇俊良廣開言路改元初內而功
卿百職事外而侯牧羣有司以及志士幽人有懷經濟之術者莫
不慮其所蘊而自獻於明庭焉吾友壽陽司訓劉君嘉會卓犖疑

重淹經貫史爲文章如波瀾浩瀚騰沸百川千態萬貌變化不可
窺測其歸一本於理科舉之業其緒餘耳自結髮以來表表有聲
江右比居壽庠五載薰其德而有成者無間遐邇讀書至慮善以
動動惟厥時輟而三歎謂弟子曰土君子立天地間出處語默豈
有他哉惟視義之所在時之可否而已其或義在而時有未宜時
宜而義有不在君子固不肯強出而有語也況時也義也皆未之
可肯輕舉而爭鳴乎若時旣宜矣義亦在矣又安忍坐視緘默以
負其上哉今天子仁明宵旰若此容可無一言以副聖心之虛佇
乎遂以濟時保民善治之所當先者條建八事詣闕以聞天子嘉
納報可下主軌大夫議以不次之擢常之武進巖邑也其民稠其
賦夥擇守令之勝其任者率難其人得嘉會輒陞以佐是邑非曰
盡其才姑以寄一方之民社觀其所以而爲行遠升高之漸旣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十一

壽之弟子知承師問道其模範無如嘉會懇奏願留者相繼而至
業朝堂衡論已定不復得請然則嘉會是行而蒞武進也有數矣
又何有於屑屑去就而有不憚然者哉惟當以其所學施而爲和
風甘雨之政以甦枯沃朽使四境之內無一夫之不得其所無一
物之不遂其生上有以裨皇上用賢思治之盛心下不負朋游許
與期望之深意況得前試御史方侯用中以為之長前廣文朱君
伸要以判其簿又得國子生高君翔以領幕職皆忠貞雅德上也
二三君子同寅協恭夙興夜寐以更相勉勵更相規戒更相扶持
豈不政平訟理而遠有異於人者哉他日功成譽顯流芳竹帛追
卓魯而齊驅使吾郡之人皆曰安成侯之後何簪纓詩禮綿延炳
朗以不媿於先而益啟於後者如是豈不誠可尙哉豈不誠可尙
哉是爲序

送國子生殷浩歸壽州侍親序

壽陽殷國子浩爲成均之彥洪武戊寅夏五月謁余西邸而言曰
浩蒙國恩得請還養行在旦夕先生其有以教之乎余時雅興在
竹因爲寫淮壖春雨圖而語之曰竹之爲物其體則一其用無方
固草木中之至材而至美者也觀其春雨既濡土膏融暖新筍森
森動暄風而烜晴日暢達而成林君子之心豈不有以感夫父母
之德本同於天地生育長養之仁而暢然興其篤孝之心思冬溫
夏清昏定晨省如斯竹之昂霄布葉而交蔭於其本乎觀其秋霜
旣降百谷登升而羣卉具腓竹則疑蒼積翠間梅友松以凌傲冰
雪君子之心豈不有以見夫君臣之義本同於天地尊卑上下之
分而凜然發其竭忠之念思奔走先後疏附禦侮臨大節而不奪
如斯竹之剛姿勵操不改於歲寒之後乎夫君子之進而事君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三

廟堂之高也固未能少忘於其親其歸而事親於江湖之遠也又
未能不慕於其君是豈非臣子之心之所素有古今之所不謀而
同者乎浩也旣能不忘其親薄謝榮利懇辭以乞養如是矣吾知
浩之他日復出而報效於國也其能執中仗正扶綱振紀而夷險
一節以成功而垂譽必矣然則視斯竹爲無媿而余之言爲不徒
已尙勗之哉子之師理用黃廣文吾心友也歸其以是質之必有
以教子余何贅焉是爲序

沙湖蕭氏族譜序

春秋左氏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
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氏族之始也蕭
氏出宋微子之後支孫封於蕭因邑命氏歷周秦罔聞者至漢相
國何封鄼侯始著青史由是而降綿綿炳炳代有偉人迄齊梁而

貴顯極矣其子孫之樹豐功而揚盛烈者不可勝紀迨唐而益熾有太子太傅同三品封宋國公若瑀者有自嵩至邁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興衰曠古所稀有者有舉進士對策第一時稱天子而謚文元若嶺士者有以政事爲御史與彭齊楊丕稱爲江西三瑞若定基者皆其尤也其後有散居吉之諸邑多爲右姓其泰和高行鄉諸蕭其先諱昶五代末爲巡察判官避馬希聲亂兄弟五人自湖南徙來是鄉之禾溪里因家焉四世至孫迅以文學預鄉薦仕筠用推官曰迪仕國子監主簿曰迥曰選俱以才德知名當路數世至睿字尙德繇禾溪徙大水爰宅沙湖之上沙湖有蕭自尙德始旣而分枝布葉碩大蕃衍有以豐資厚產巨擘邑里者有敦性樂道而潛德弗耀者有輕財好施宗戚雍睦鄉稱善人者又不可枚舉也十二傳有宋景定二年以文行貢于春官而領清秩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三

若德升者再傳有以迪功卽致仕若濟者有爲國子上舍名登仕版者又三傳至子正貞良倜儻克亢其宗公私綜理之暇拳拳以家譜之修爲務攷自宣和二年左丞王公黼首爲之跋迄今繼而述者未有其人乃求得前進士彭晉爲之序又得先輩子芳謝先生海桑陳先生迭相發揮而本末之詳可徵矣然猶未以爲足今年秋以納賦來京師余時備員王宮留居西邸子正持其家譜之別錄併詩文一卷以序爲余請余觀卷中作者衆矣意若無餘蘊矣何假余言之贅哉雖然以子正培本淑後之心若是其篤又安得無一言以副其盛心哉且余嘗讀老泉蘇氏族譜而知仁人之心矣其引有曰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取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

初一人之身也恐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又曰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亦可以油然而生矣一篇之中兩致其意焉余每輟書而歎曰甚矣人之不可以不厚其本欲厚其本者不可以不修其譜也今蕭氏得子正爲能心老泉之心而繼修其家譜使數百年之上本支源流秩然而可儀粲然而可述固無媿於其先矣數百年之下又必有賢子孫心子正之心繼而修之所無媿於子正矣然則蕭氏由漢唐以來簪纓詩禮之福澤可謂極盛而至遠葢以尙矣而其子子孫孫繩繩蟄蟄方殷而未艾世修其德而紹其業君子正者其祚裔焉有不昌者乎古人云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吾以是爲蕭氏望之是爲序

贈名醫劉友謙序

余蚤歲嘗讀柳宗元宋清傳意謂善矣而未之大可也後二十年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十四

游覽半宇內觀世之醫鳴者凡以疾來候不三使而不至欲重其術也藏一葯非倍價不售欲豐其利也孜孜焉惟能之是矜貨之是殖其能以濟人爲急而候之輒行求之輒與者幾何而見其人乎然後知宋清爲人之信奇而宗元之傳爲世勸者其意固有在也又十年餘余備員周藩得吾友醫正京口張君士倫存心仁恕抱專門之術日汲汲以濟人爲務不銜能不矜名不盡計其利德之養於中施于外感而譽之者畧無間言余以是而知數百載之下如宋清者未嘗果無其人也又五年余改官京師又得劉友謙氏於中書劉公彥銘焉公謂余曰友謙金陵人也世業醫隱居郡之龍渡里地位爽塏門逕繁迴其先德後利之心實與士倫而彷彿又知若宋清之流者天下不止於一也公又謂余曰友謙嘗寓鳳陽蜀王聞其賢請於朝欲補爲良醫正皇上知其人之不易得

也弗遣留之太醫院俾行其道以濟京民之夭折資仁治焉大用
蓋有日矣今年春與余遇於京之公居一語昭合宛如故交一日
復與會於大中街之藥室談及兒曹邁疾危殆友諫惻然不待余
請與否也輒命駕促余俱歸切其脈則曰幾不及矣尙賴一線之
可活耳亟以方寸匕投之旣又察之則曰無慮矣不數劑而以瘳
長揖別去于金帛之報邈然不之屑也強之而曰吾聞疾殆不待
召而自來視者顧以人之一息奄奄欲絕其救之之機可否遲速
在于頃刻吾不忍少遲而失乎可救之機故汲汲奔走嘗不覺其
然而然今而言報吾心豈爲利有若是之急哉卒卻不受余聞而
異之曰友諫其賢乎哉夫禹治洪水而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
也后稷教民稼穡而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也伊尹任政而思
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聖賢之心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十

五

固不以時世之先後而有異也今友諫視天下之有疾者汲汲思
濟若是其急原其心德之良非徒使士倫不得專美於當今亦將
使宋清不得專美於前代矣非徒使宋清不得專美於前代參之
禹稷伊尹之心亦將無不同矣古人良相良醫之喻甯不信哉雖
然友諫不屑金幣之報而家亦不乏者誠有若宋清矣天之報宋
清者非獨于其子孫使柳子之一傳不朽于萬世不可謂不厚矣
自今以往又安知天不有厚於報宋清者報友諫乎友諫其尙引
之可也中書公作而笑且請書此以爲友諫道且謝焉是爲序

送宋司訓萬鍾之官海門序

天下之山發乎西極播乎兩間爲五嶽爲四鎮爲岷岷大行爲叢
峰爲壘嶂爲長陵爲大阜鍾奇獻秀蔚乎其可觀是山體之正而
得其常者然也及其爲羊腸爲複棧爲懸岸爲絕谷崎嶇岬嶮

乎其可畏是山體之變而不得其常者然也天下之水亦然源乎崑崙演乎寰宇爲五湖爲四海爲江河淮濟爲修渠爲廣川爲深淵爲澄溪瀾漫洩澗湛乎其可悅是水體之正而得其平者然也及其爲飛瀧爲激溜爲奔灘爲怒峽咆哮衝決洶乎其可懼是水體之變而不得其平者然也雖然山水隨地之夷險而爲之正變變而正正而變變而復正不一也而山水之爲山水固自若終不以是而有所損益輕重也人之處於是也亦然士君子生於華夏出於名門秉聰敏之姿得淵源之學其才優其德盛起而用於時爲循吏爲良輔爲抗直爲忠勇義烈立紀陳綱繼往開來秩乎其可宗是君子之道之得行而通者然也及其爲遺逸爲沈滯爲困阨爲卑屈懷瑜握瑾默守幽遐媿乎爲志士之所嗟惜是君子之道之未達而塞者然也雖然君子之道隨命之屯亨而爲之通塞

塞而通通而塞塞而復通不一也而君子之爲君子固自若亦終不以是而損益輕重也契斯旨者其惟同邑宋萬鍾氏乎萬鍾由成童補邑庠弟子員旣而擢巍科躋膺仕爲監察御史立朝端謹風節凜然未幾以事免歸葛巾野服晏如也今天子嗣位之明年旁求俊乂列于庶位邑大夫復以明經行修強起而上之天官領揚州海門學博交游士夫莫不以其位之不當其材而憫其志之不得大展萬鍾之心則怡然自如於得失憂喜畧無纖芥之動于中而形于辭色者余益知萬鍾之未止于是也況其春秋之富豈非天之愛之使之涵養造就就優游厭飫於仁義道德之歸禮樂刑政之本俟其至於強壯服政之年方使之大發其蘊又何晚乎余哂夫交游者之感輒因贈行詩序而引夫夷險正變之於山水以喻夫屯亨通塞之於君子而不與焉之意以解之是爲序

待休樓詩序

居而有樓者無非取其高朗清澗可以延眺望覽溪山納風月而適性情於世塵之表也唐白樂天晚退東都履道里放意文酒疏流種樹構石樓日與賓友相娛其中以是而已宋王之守黃州擇于城西北隅起竹樓日領夫幽閒遼寬之趣亦以是而已舉非若齊雲落星井幹麗譙之誇雄鬪靡也廬陵之西六十里有勝境日中洲南唐駙馬都尉劉公希之裔世居之至今益蕃以大其傑然者池陽太守美岡洪武中遇知高廟持節廣海便道還鄉而其冢嗣集大嘗拓居之後作樓三間昞陽負陰映帶溪壑煙雲竹樹魚鳥田園之態交乎其外筆床茶竈琴書圖畫之雅備乎其內直與樂天東都元之黃州之構不容以優劣議也太守公停驂弭節覽其勝而悅之曰斯樓待吾歸休以怡老於是矣因名曰待休同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七

邑雲窩趙先生首爲之記而本末可徵旣而四方名士君子聞太守之風者莫不形於詠歌往往篇章間作迭出居無何星移物故太守公遽厭浮榮溢焉仙逝五馬不復南矣而集大之繼志述事與夫樓中之清氛勝槩固有加而無替焉集大篤孝人也朝而登斯樓觀待休之篇暮而登斯樓思待休之義能無慟於其親乎待休之所在卽親之所在春雨秋露著存不忘羹牆之見庸有已乎今年夏四月集大以貢賦來京師持待休之卷屬余序之余於太守公有忘年之契且知集大有用世之才異日出應時需功成譽顯優游進退而遂懸車之請則斯樓之待休不于其親必于其身不但於其身又將於其子於其孫于其雲仍於奕世矣是爲序

送表姪鄉貢進士王伯翬之官廣東序

王氏世居西昌楓林里其先宋洪州司理與吾先潭州主簿公爲

媀家司理之後不四三傳而業益以大族益以廣分處乎是邑之間者數千指而多以詩禮立門戶國初三十年者艾相次物故于時譽髦有若吾友兄效先弟敬先俱以明經舉授學官有若奉先承先希先及九成隱君二子起子德子皆衣冠文物彬彬楚楚爲四方子弟矜式其尤彥若子復并其姪孚先子伯翬並以科第之學獵獵有聲江鄉後先較藝秋闈以洪武庚辰同領鄉薦詣春官明游識者莫不奇其氣高其文而謂穿楊葉於百步折桂枝於九霄殆其餘事耳旣而目迷五邑止中乙榜士林惜之於是子復有廣東化州學正之命伯翬亦授德慶州學官行且有期謁余言以爲辭余以王氏之裔遭際明良而一門簪笏輝映若此不旣盛歟今子復伯翬以祖孫齊賢領鄉薦同詣春官同授學職同而游宦於廣海南行之道又同不亦美歟若伯翬者惟當仰體皇上樂育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六

作興之意俛焉孜孜以盡其力期無愧於名教可也彼不顧其行而專以利鈍崇卑屑屑爲計者可得謂之達乎矧王氏之仕於官者皆茂齡英發安知非天將老其才使行遠自邇積小以高大異日涉華躋廡而遠有過於人者哉處于家者皆聰敏俊秀安知非天祐於王氏若綿綿之瓜瓞愈延而愈蕃異日掇巍科膺顯擢而又大有光於前者哉然則伯翬其臨於德慶也朝思夕思而必以敬勝乎怠日新又新而勿以豫浮乎謙必將極乎己之昭昭者而後使人昭昭篤乎己之慥慥而後使人慥慥誠如是則吾言之可徵也亦必矣夫何疑哉是爲序

送朱又新之崇仁序

皇帝卽位改元當持守盈成之初勵志文治立賢無方凡多士之樂育於辟雍者敕祭酒呂遴拔其尤親試殿庭第其等差而寄以

民社急先務也河南朱又新首中高第而有撫州崇仁之命撫爲江右名郡崇仁則撫之大縣人物蕃膺風俗淳龐宗入府經歷黃公子中邑人也又新發軔戒嚴謁公解守而咨詢其利病焉公觀又新偉然其儀表溫然其辭氣而介然其操行喜曰崇仁向得大尹時侯判簿張君皆方正恭勤民樂其化今復得賢貳尹若又新二三君子同心同德以康庶事焉有不濟者乎吾父母之邦慶幸至矣率朝之名士大夫咸爲詩以華其行屬余敘其首簡嗟乎賢者國之器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誠哉古人之言乎今一邑得賢守令則一邑不勞而治矣天下得賢守令則天下不勞而治矣欲斯民之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不擇賢守令不可得也皇上憫民生之艱以得守令爲先務又新當盛壯之歲膺御試之榮而蒙不次之擢可不知所自貴乎知所自貴則能以皇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九

之心爲心而無負黃公之所喜也必矣況其資稟之良學力精到於修己治人之要得之爲有素乎傳曰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以又新之器豈久淹於崇仁乎是爲序

湖天遠思詩序

廬陵溯流而上百餘里曰鄖湖華蓋之峰禾川之水掩映乎其北金原之徑禮門之山連絡乎其南白沙翠竹之墟梁潭蘭村之勝綢繆乎其東左控釣臺右捍石笋望其雲蒸霧滃翬蜚鱗次隱隱約約於湖天之間者二三著姓之喬木世居也鄧氏之彥曰道龍質秀而志廣才優而行方與余交二十年如一日每過舉子岡開寫經軒商確文字評論古今人物之暇復相與歷洗硯池憩湧翠山亭吟風詠月更倡送和悠然而共適洪武甲戌冬以余徵辟至京而有周府祠官之命旣而道龍亦以薦領河清縣幕職東西修

阻音問不接者四三載戊寅九月余由汴還朝改衡府紀善留京
邸厥明年而道龍亦歸輦下因得聚首都城交罄別來之衷曲意
固皆有可感者矣居無何道龍以前資政位湖廣光化縣事乃請
於余曰人之所以不能忘者莫親若也余也宦游日久慈親在堂
南望湖天一碧飛雲迢遞定省之莫致溫清之既違不能無昔人
顧瞻徘徊之慨故將卽解宇之軒名之曰湖天遠思以寓余念親
不忘之意先生其有以發之乎余曰善哉子之名其軒也夫仁人
孝子之於親頃刻跬步而不能忘況違之累日于數十里之外而
有不思者乎違之累日於數十里之外不能不思況違之累月於
數百里之外有不思者乎違之累月于數百里之外固不能不思
又況違之累歲於數千里之外者乎違之之益遠思之之益深宜
是軒之所以名而士君子詠歌之所由作也於是見道龍之於親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干

其孝之異於人者良足稱矣移以事君其忠之異於人者甯不亦
可書乎然則是行而蒞光化也固當以忠孝之心施爲德禮之政
處同寅以謙撫百姓以仁待羣吏以正使事當物宜家給人足廉
能之譽翔洽於朝端因流聲於湖上繇此受知聖皇而膺不次之
顯擢慰安慈母而益眉壽之繁祺非兼盡臣子之道者能有是乎
是宜序以爲將來勸

積善堂詩序

余讀前翰林解君積善堂記暨賢士大夫所謂詠歌之詩而知西
昌橫塘吳氏慶源之遠吳氏由虔刺史相迄今二十餘世居橫塘
宗族蕃衍不下數千百指有豐於資產而以好施爲心者有儋於
爵祿而以種德爲務者有俊傑而能文以載道者有恬退而養高
以厲操者弗殫紀也與余交曰士賢者秉性剛毅負才穎敏遊四

方多取知於大人君子故其聞也廣其見也超人皆信其有識之士道而評之者如出一口歸則端居自適參會衆理因思其先世累葉淳龐肆其本固末茂承承繼繼以有今日善之積於既往者爲不薄矣爲子孫者又可不人人以善自勉期不負於厥先則善之積於方來者容可以不厚乎斯堂之所由名也吳氏之善積之而無已宜士賢念之而不忘揭之以名堂其佑啟之意深矣解君安得不取之而諄諄爲之記賢士大夫又安得不喜聞樂道而彰彰於詠歌之者乎然則斯堂也斯善也斯記若詩也卽士賢之心與爲士賢之後將並傳於悠久其所謂袞袞而生者無足異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吾於橫塘吳氏徵之且書此以爲積善堂詩文序

吳氏族譜序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

三

余還朝之明年同邑橫塘吳士賢氏來游京師持其所修家譜訪余西邸而請敘再辭不獲卽其譜而考之吳氏之在橫塘者其先出於虔州刺史相始居文江之蟾溪洞季子曰守者官至常侍十二傳至紹興省元首善先氏厯彥高子季右由沙溪香一岡而遷橫塘橫塘有吳自季古始五傳至光允公生五子從善從謙從吉從興從正而家益以殷族益以蕃從吉字叔文二子南山夢雷俱文學淵粹夢雷字震翁生宗大宗立富而好禮宗大字德元三傳至士賢世以豐厚詩禮名家君子謂士賢志剛才敏念厥祖而不忘受福之所自顏其堂曰積善萬永勸也又能力學不怠式光先業觀其不以聲利爲急而拳拳於族譜之是務其不怠不忘之實卽此而足徵矣嗚呼古者黃帝氏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故天下之得姓受氏莫非軒轅之子孫也周姬姓武王時泰伯

之後封於吳其後因國以爲姓有若季札之賢爲吾夫子之尊慕及宗國不祀其本支之散處海內者不少也至長沙王芮德業著于史冊大司馬廣平侯漢以元勳圖形雲臺自時厥後植圭僭爵逮宋元而逾顯者不可勝紀然莫非泰伯之子孫也虔刺史之先則本出於長沙之派至今二十四傳綿綿蟄蟄蔓延於茲里者又莫非刺史之裔也夫以吳氏之盛而慶源之遠如此達老泉蘇氏之旨者譜可以不修乎況嘗聞之虞文靖公云有祖之廟者父之親無不在焉有父之廟者昆弟之親無不在焉宗法不立則祭法不明然而後世譜牒聯屬親親者猶古宗法之遺意譜固不可以不修也宜士賢之拳拳既能修譜而承其祖考之志復欲敘譜而汲汲以余爲請可謂賢也已矣數百載之下其子孫孫子代有能以士賢之心務士賢之務者則吳氏之譜將愈遠而愈彰使同源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五

分流雖千萬之廣得其所稽而免乎蘇氏途人之歎不亦賢哉又當知士賢積善名堂之義人人而體之世世而篤之則吳氏之善日新月盛以無負於士賢承先啟後之深意而杜氏所謂衮衮生公侯者必復其始矣是宜敘以爲吳之後之勉且望焉

送劉季麗辭學官歸廬陵敘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也幼學壯行小則施德於鄉邑大則宏化於邦家以致君以澤民垂芳名于竹帛千載而不渝者固其宜也不幸而不遇明時遭聖主言焉而不合道焉而不行則不得已而有去歸之思豈其宜哉方今海宇隆平聖天子在上羣策畢舉野無遺逸正士君子致身行道揚名顯親日也而吾同郡劉君季麗有司以明經舉詣天官壯而行之誠其時矣而懇懇以歸田爲請豈無說乎夫季麗爲廬陵著姓詩禮簪纓世不替門戶先府君慕陶

處士養德不樂仕進以壽終伯兄孟直以岳陽丞歿於任仲元叔
逖用知己者薦授辰州沅陵令其猶子田人初筮仕醴陵學官季
麗又不能免於郡縣之交辟而有是行何劉氏詩書之澤承承繼
繼雖然季麗之志則固有在焉吾知其以爲一門之內盡處而不
仕也則誰與輔天子而康羣黎乎盡仕而不處也則誰與守宗祧
而肅家政乎是以決於勇退使吾兄若姪之仕於時者無內顧之
虞而奉先主祀之存於家者有不匱之託聖天子知其如此允天
官之奏而季麗之請遂焉可謂不負其先府慕陶之高矣於其歸
也周子灑酒話別而贈之以言曰子之進退於國家君親之義誠
各待其道矣而士君子之主於天下又未宜止於是而已也必矣
卽雲林之暇窮經博史以講乎道德之原明乎禮義之歸而考乎
政治之要俟至乎強仕之年出而鳴國家之盛則所以經綸設施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垂

直可謂流於旣益之餘發於持滿之末者矣老子曰大器晚成吾
將見季麗之大有過於人者而益信是爲敘

贈御史王伯靜敘

古今天下士蓋嘗不貴於名浮其實而貴於實浮其名者何也以
其能力學爲已時止時行唯義所在而無毫髮務外之私以之而
省於身內不疚也以之驗於家無間言也以之訊於鄉於邑於國
於天下無一議之或矛盾者是豈不爲君子之所貴哉吾見其
入矣其唯御史金華王公伯靜氏乎公秉賦仁厚而操履不羣當
其遵養時晦隱德弗耀而凡修之於身施之於家推之於鄉於邑
者出一善言爲一善事莫非可以化民成俗者然其心退然不求
知於當路宜其端居適性如良材美璞日滋長於煙霞雨露之間
而足以爲今日明廷棟梁瑚璉之資也始公之徵詣公車也容貌

之蒼古威儀之持重言論之慷慨氣宇之宏深當稠人中雖接一
詞已知公之爲國令器也旣而首進所著忠孝一書受知皇上領
烏府之任鐵冠象簡屹然於丹陛之下不動聲色而好諛爲之膽
落臺閣爲之風生而後知公果爲國器而不負朝廷耳目之寄也
然則向之施於家推於鄉於邑者今又顯於國而及於天下矣何
其偉哉而公方拳拳汲汲本仁祖義匡君救民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濟時爲國之心不忘於夢寐凡夜之所思且必以入告不爲汲
黯之懣無慚魏徵之忠是皆公之天性然也夫豈區區趨時自好
者之可同日而語哉余素喜近老成人又樂交忠貞士嘗過從館
下因得鄉先生汪潤之所傳實讀之繼以朝之名卿鉅公所述雉
文連編而累牘其所以紀公之德業出處者詳矣然余自以爲知
不在時賢下又不能申之一言以補其未至焉乃旣爲之序又從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十四

而爲之歌曰緊鸞鳳之間世兮爛九章而成文始縹縹乎大皇之
埜兮今來儀乎朝廷銜靈圖而獻君門兮爲國之禎託梧桐以夕
止兮向朝陽而時鳴旣覽德而不失兮願諧音乎韶鈞庶感孚乎
天人兮垂慶譽於千春歌未竟有客掀髯擊節而和於列曰彼首
之皓兮大器晚成彼心之丹兮爲國爲民與時顯晦兮孔哲而明
夙興夜寐兮激濁揚清抱仁履義兮思以濟乎羣生薄驄馬之著
望兮鄙蒼鷹之得名宜鸞鳳之託物兮比興爲精尙疊疊而日修
兮祈有光於永齡和旣已余莞爾而作客請并其歌書於敘之左
方以爲公之美且勸云時洪武庚辰十月十五日也

送劉司訓公正之官新淦敘

同邑劉公正氏年踰六袞性澹不樂仕進郡縣以經明行修書幣
交辟皆固辭不就而竟爲新淦賢大夫之所強起爲諸弟子員矜

式以例貢天官偕膺廷試經義論策者二十餘人而公正與其宗彥曰仲珩並中首選謂非名門家學淵源所自流於旣溢之餘者能若是乎旣而領命南還需一言以爲贈於戲余弱冠時嘗侍公正令先君子海春先生於蔣陵之書舍先生言清而貌偉蒼顏白髮照耀樽俎聞其襟期態度則宜於古人中求之耳別幾何時而先生抱隱德以物故容儀風采使人且且不忘形於夢寐迨今二十餘年復得與公正會同京師而蒼顏白髮亦不減於令先君子矣吁亦可感矣雖然人生斯世如春蘭秋菊屯亨榮悴各有其時公正以老鍊之才而仲珩以英茂之學同見用於聖朝公正每曰余老矣而且素無宦情或忘於其職必也孜孜益壯以竭忠效誠唯知慕君作人之爲分內事則信乎大器之晚成矣仲珩每曰予尙少而且位不稱其才或抑於其志必也閔閔進修以開物成務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

五

唯知希賢希聖之爲所當先俾學與年並進名與業俱新則信乎積小以高大矣余以公正仲珩齒異而道同同爲時而出聯名延試而共領清職不可謂劉氏之二妙矣輒因其行而并勉以自愛庶幾爲他日三錫之基云

送劉司訓仲珩之官石城序

泰和之北四十里禾溪之流出焉溪之北重岡疊阜窮林曠原四民之相聚以居者駢門接屋其中族姓則皆莫劉氏若也劉之彥曰仲珩穎敏不羣夙聞庭訓而又質之師講之友甫弱齡而經史淹貫於是郡縣之辟交至以親年耆艾固辭久之旣而韞石城之賢尹以學官乏員人材放失知仲珩名且以陳君益潔之薦書幣之來禮意之厚使命之堅俱有不可卻者乃以洪武庚辰春偕其宗老曰公正同貢於天官膺廷試本經義論策而俱中高第自非

家學淵源才力優裕者能有是哉之官有期以余爲同邑且嘗與
其季父仰霄先生有忘年之契謁言以爲別余曰士君子立身名
教若仲珩者固當彼閩闔呈琅玕以自結主知大展其抱負其孰
曰不宜今也從容退遜不得已而遠違膝下則又恬就清職於石
城者豈不以石城去鄉不數百里順流之便音問相通而時得展
覲省之忱乎然則仲珩於忠孝之道爲能兩全矣至於正己以正
人篤志而不倦澗養造就於九載樂育之間譬之松柏必足其尺
度然後應時需而往明堂棟大廈傑然有補於天朝倬然有耀於
後世又安知非仲珩之初心乎仲珩笑而不言因書以爲贈使覽
者知仲珩之未止於是

芻蕘集卷二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涇縣潘錫恩校

美

09972

